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媵女小事亦書若宋公親來逆女乃禮之所僅見者

何反削而弗書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無事間之故不重言諸侯謂譏尹單同盟非也若盟戲盟亳盟平丘皆不言諸侯豈亦有王官與盟而譏乎

秋公至自會

凡以救伐出而不盟者至救伐而不至會以救伐出

亂臣賊子俱得以藉口矣禮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家者殺無赦孰謂大罪可幸免而大惡可分于衆乎謂厲公無道為自取而弒之者可不加罪則凡斷弒逆之罪必先問其君為仁君父為慈父而後弒之者為有罪若君非仁君父非慈父即臣子殺之弗論此豈可以為天下後世訓乎夫春秋赴告策書之體咸據所告之詞以書列國君弑彼以罪人告則書某國某弑其君某其不以罪人告則書

以直書國人不敢以直告如晉趙盾之弒君以有董狐而書齊崔杼之弒君以有太史氏而書無董狐太史則皆以國弒為文矣彼欒書中行偃之罪豈減于盾杼厲公之無道豈甚于晉靈齊莊而以國弒稱明書偃之自掩其罪而不以實告也若魯史本書欒書中行偃弒其君夫子削之而以國弒書使亂臣賊子謂遇聖人而有曲貸之條之倖是召亂而非止亂也豈聖人作春秋之意乎至臣廢其君之事古亦從未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叔孫豹鄫世子巫並稱者明以巫比內大夫也其如晉者以成屬鄫也左氏先後言之歷歷而公羊謂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言莒女有為鄫夫人者欲立其出若然則屬鄫之事虛乎春秋何比巫于內大夫而與豹並列耶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再舉諸侯者以有事間之也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伐者言事圍者言勳故至伐而不至圍伐之後又盟矣曷為不以會至以公之所志在伐故以伐至也

取邾田自漷水

季孫宿如晉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蔡公子履陳侯之弟黄其出奔楚一也而得失殊焉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欲以蔡之晉乃志之善者也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宜奔晉以求復其讐即不能復讐而託于兄弟之國猶不失其兄志乃甘從蔡人之所與為失其所當依陳侯之弟黄為慶虎慶寅所愬謂與蔡司馬同謀楚人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書次而後書救者志在乎救有救之實也書救而又書次者志不在乎救博救之名也此叔孫豹之救晉異于三國之師救邢也歟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而況季子以禮義自守無疵之可摘者而謂聖人因
聘以示貶此必無之理矣有謂王僚無季歴之賢武
王之聖季子不應為泰伯之讓不知季子以不當有
國而辭非若泰伯之宜有國而讓也子臧有言曰聖
達節次守節下失節季子但知守節而已豈為王僚
而讓乎夫聖人之進夷有漸吳本不稱君大夫因札
以賢者奉使故始進而書君大夫義在進吳豈以貶
札但進吳而使者即以族稱又失進夷有漸之義故

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公羊以稱人為卿不得憂諸侯按晉自悼公以來征伐會盟大夫屢代其君豈無憂諸侯之事而不聞一貶何獨于歸宋財為憂諸侯而貶乎至城成周大夫且憂天子矣何反無貶焉故當以左氏之言為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